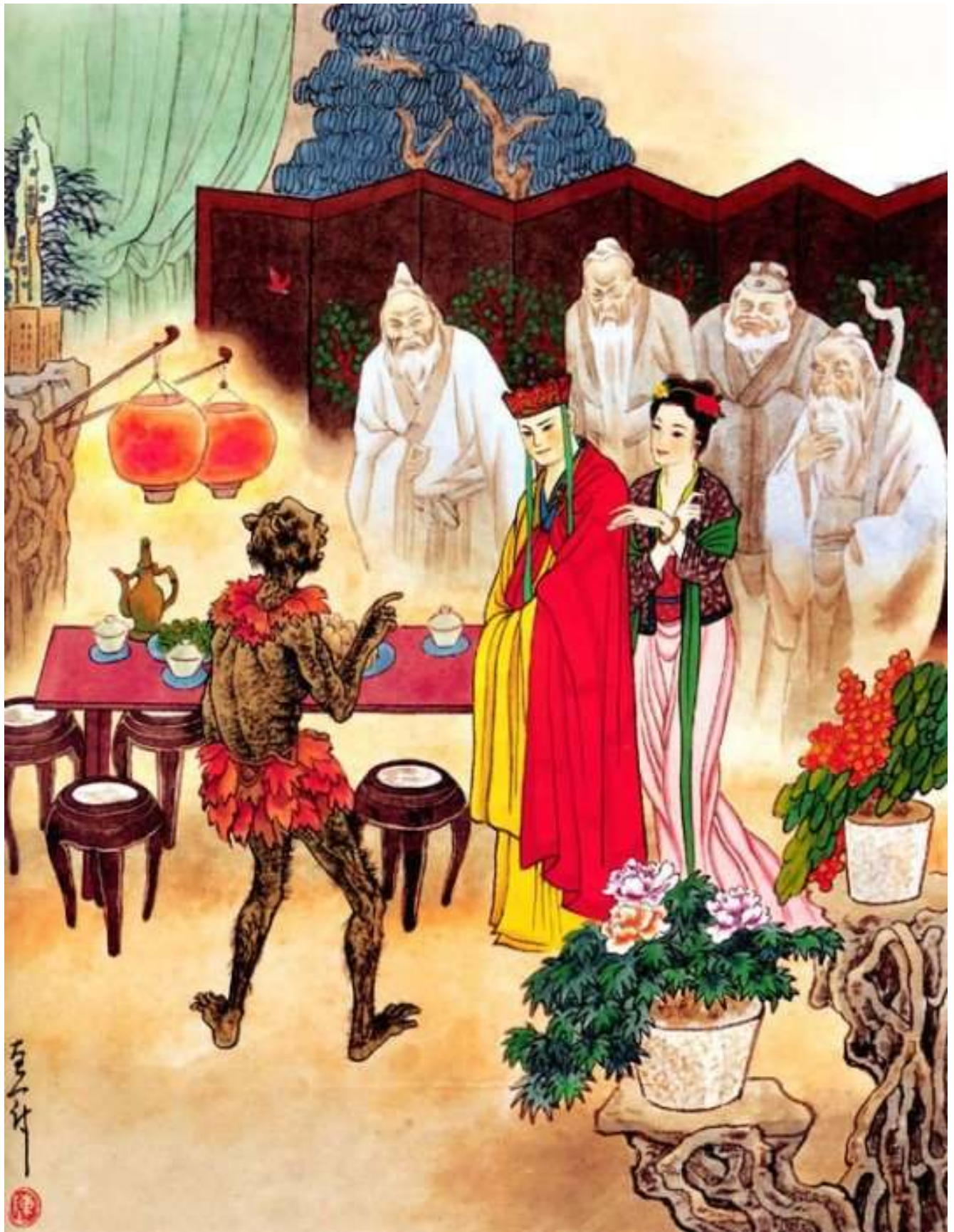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也应该明媒正娶!



就像所有剪辑流畅的电影情节一样，这边话音还没淡出，那边厢镜头中已经出现两只匆匆进来的绛纱灯笼，灯笼之后是两双娇小的手，手之后是两位青衣女童。青衣女童闪开，出现在玄奘面前的，赫然是一位华丽漂亮的女子。不不不，不是凡人女子，乃是“仙女”。

那仙女拈着一枝杏花，笑吟吟进门相见。这样一个被很有层次感的出场手法给烘托出来的美女，出现在玄奘面前之后，又是如此静谧如一幅画一样的静止在那里的场景，一起一落，啧啧，瞬间就把三藏的心神，给摄伏了。

这时候，可是还没有任何人给玄奘介绍或暗示说，这位姑娘是仙女的喔。是他自己不由分说的主观

认定了，这是一位仙女。当他鉴定这是仙女之后，那四位老木头欠身所问的“杏仙何来”，它们之间互相以仙相称，仅是互相吹捧。

三藏面对这位漂亮“杏仙”，尤其是人家的两次关注，一次间接关注、一次直接关注，居然两次都不敢应答、不敢说话。要不是到得后面，人家都赤裸裸的要求他跟这位杏仙结婚了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对面的不是仙女，是妖怪。这里的四位文艺老年，也都是妖怪。这时候，他才突然来个大爆发，高叫起来。

因为，在言语逼迫他“成亲”之前，这位杏仙，从常人层面的角度看，是符合他心目中“佳人”的概念的。首先是美貌，自不待言。其次是衣着，

有美感的素养和品位。再者是出场后人家的言谈举止，完全符合人世间正统女子的礼仪，颇有教养的样子。

你看那女子进门之后，首先是那坐着的四老非常有涵养的欠身，虽是年高老者，见有客来，依然有欠身之礼，怎么样，有涵养吧！玄奘看在眼里，我们也看在眼里。然后是那女子，对众人施万福之礼，没有如今之女子那种大大咧咧。并且，尽管她明知道对面那个陌生的光头男子，应该必是那个被掳来的唐朝和尚，却没有直接点破，也没有越过这里主人而直接开口跟玄奘本人搭腔：

“听某某人说，有佳客在此吟诗作对，特来相访。敢求一见？”这问话中的规矩，不小吧？

作为松树的主人，自然就顺着话推荐唐僧了：

“佳客在此，何劳求见。”这时候，玄奘他只敢躬身致意，却不敢言语，紧张惶恐之下不敢说话，也属自然，也属不礼貌。

玄奘不接话，那女子自然不便主动攀谈。便叫了另外两个女童逢茶上来。怪不得这杏仙没有早来，原来是先煮茶备果呢。你看这女子奉茶，亦颇有规矩，亲自斟茶，先奉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三藏先生，然后是这里的主人四位，最后，才自己给自己斟了一杯。这个过程中，人家始终是站立着的哟。直到凌空子以疑问句来请她坐下，那女子方才落座，饮茶。

到底谁传小道消息给这个杏仙，说这里搬来了客

人在接诗对句呢？不管是谁，反正是这杏仙是确定知道的了。等到饮毕香茶、吃了香果。那端坐的杏仙，也是欠身说话。她想跟玄奘搭话，因有玄奘不敢开口在前，她却问那四位：“仙翁今宵盛乐，佳句请教一二如何？”那竹竿儿自然推崇过奖玄奘：“我等皆鄙俚之言，惟圣僧真盛唐之作，甚可嘉羨。”玄奘的诗词，固然有修行人的品位在内。只是，只是他的诗作，跟盛唐气象的那种华丽精美大气磅礴，还是甚有距离的。

四老即以长老前诗后诗并禅法论，宣了一遍。杏仙闻听，越听越爱听，毕竟他们作为一群文艺妖孽来说，还是难得有这种跟异国文青高谈阔论的机会。杏仙听得内心欢喜，满面春风，忍不住诗

兴大发，主动要求和诗，不待他人应允，她便朗声吟道：“上盖留名汉武王，周时孔子立坛扬。董仙爱我成林积，孙楚曾怜寒食香。雨润红姿娇且嫩，烟蒸翠色显还藏。自知过熟微酸意，落处年年伴麦场。”

汉武刘彻、文圣孔子、仙医董奉、杰出文青孙楚，全都被杏仙给捉来做陪衬了。随后杏仙以诗意描述花蕾初放、到青杏缔结、微熟与熟落。整个杏仙的诗词，是文雅的自夸。实际上，最后四句诗词，杏仙已然是在向玄奘示爱了，因为她这四句诗，内涵上乃是对应的《诗经》之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有蕡其实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桃之夭夭，其叶



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典型的求爱诗，只是这种表达方式，太高雅文艺了。

在四位的称贺声中，那杏仙知道自己表达的应该非常符合玄奘的文艺水平，也很明确，玄奘应该完全听懂了。所以她自己也很满意，就放低了声音，细细的询问那低眉顺眼不抬头的玄奘：“圣僧哥哥，您就‘赐教赐教’吧？”

可是，这时候玄奘就应该明确的表明态度了，他却依然唯唯诺诺，不敢说话！

他不说话，实是因为自己修行的认识，被四个老汉和眼前的这个女子，给戳到模糊地带了。他自己，正在深陷内心迷糊的泥潭中搅腾不清呢。

既然你不说话，不抗拒。那你这表现在别人眼里，不是默认是什么呢？所以，那杏仙，尽管知书达理懂体面，却是个干脆利落的精干角色，马上就开门见山的以直接的言行来表达自己的意愿。那女子渐有见爱之情，挨挨轧轧，渐近坐边，低声悄语，呼道：“佳客莫者，趁此良宵，不耍子待要怎的？人生光景，能有几何？”

比起玄奘这时候的犹豫糊涂来，这个杏仙，真的是目标清晰、思路清晰、一点不拖泥带水的，直攻玄奘的漏洞。不要小看这几个没什么本事的小妖仙，它们的攻击力，在你的漏洞面前，那可是杀伤力惊人。

现在，这杏仙都攻破城墙了，玄奘师父仍然还，

默默的低着脑袋，一言不发。天知道他脑袋里究竟在盘算什么。可是这一时刻谁都知道，玄奘在纠结，纠结么，就是在犹豫，犹豫么，那还不是因为心在动摇嘛。

因判定了玄奘在“考虑”，那十八公松树就马上知趣的见缝插针道：“杏仙尽有仰高之情，圣僧岂可无俯就之意？如不见怜，是不知趣了也。”

是呀，人家作为一名女士，欣赏你的才华，能这么主动的向你递送秋波，很难得了，你可不要不知趣呀。柏树忽然想到，作为一名正人君子、圣僧名士，哪里能乡野一样的不懂为人规矩、苟且行事！你看你们啊，松树、杏树，你们这么冒失、激进，绝对是罪过！你们这么做，断然是污人名，

坏人德，非远达也。婚姻大事，岂能凭几句言语就定了？简直是胡闹。如果杏仙真的对圣僧有意思，那也应该明媒正娶！来来来，拂云叟与十八公做媒，我与凌空子保亲。如此礼数周备，方合乎天地之德，方为美事。

正是听到孤直公讲到了明媒正娶，一直在沉默的三藏，这才猛然醒悟、心惊肉跳、脸色大变，前所未有的失态的跳起来、高声斥责。

可是从人类的层面上看，这几个妖怪的想法、观念并没有错，而且呢，必须得承认，人家说的也是很正当的，当然，前提是，把主角玄奘换成一个凡人，话里面的“圣僧”二字剔除掉，替换成凡人的名号；并且如果这几位不是妖怪的话。也就

是说，假如玄奘不是出家人，那人家的说话方法、求亲策略，没什么不对。顶多说他们太精明了。现实的前提却是，玄奘是个出家修行的修行人。对出家人，是不能提婚姻之事的。人家连家都不要了，成什么亲呢。但是，你不能责怪妖怪有意要陷害、诱惑他唐圣僧，因为，从前后这几个妖怪的言谈反应中，能发现，这些妖怪真的不知道，出家人到底是啥东西来的。出家，就是离开家了、抛弃家了，出家人已经是方外之人。

因为他们真不懂，所以玄奘的“陷害”说，就失去了目标，或者说，压根儿就是打错了靶。玄奘高叫道：“汝等皆是一类邪物，这般诱我！当时只以低行之言，谈玄谈道可也；如今怎么以美人

局来骗害贫僧，是何道理！”

玄奘师父这一番怒叫，反而把四个老木头给吓坏了，一个个咬指担惊，再不复言。老天啦！我们好心好意的给他介绍老婆，这和尚竟然认为我们是妖怪邪物，太可怕了、太让人震惊了。我们到底说错做错了什么，他竟然认为我们是妖怪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！于是四个家伙，一个个惊慌失措、说不出话。看见没？人家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妖怪、邪物。你说它们是妖怪，反而把它们给吓坏了。这群木头妖怪，真够有趣的。

那个赤身鬼使，一看玄奘那表现，就觉得你这和尚太虚伪。啊，自打我这姐姐一出现在你面前，就看出来你表现异常、肯定是看上我这姐姐动心

了。然而我们大家替你们撮合，你这混蛋反装清高，于是暴躁如雷道：“这和尚好不识抬举！我这姐姐，那些儿不好？他人材俊雅，玉质娇姿，不必说那女工针指，只这一段诗才，也配得过你。你怎么这等推辞？休错过了！孤直公之言甚当，如果不可苟合，待我再与你主婚。”

三藏闻言大惊失色，明明觉得它们不对，却又说不出来人家的话有什么错。只好凭他们怎么胡谈乱讲，软磨硬泡，只是不从。

那赤身鬼使，发现这和尚虽在反抗，却软软沓沓、婆婆妈妈，看上去不像是真心在反抗，鬼使就是有鬼心思，于是就吓唬他：“你这和尚，我们好言好语，你不听从，若是我们发起村野之性，还

把你摄了去，教你和尚不得做，老婆不得娶，却不枉为人一世也？”

久经魔怪考验的玄奘当然是打定主意了不从的。可是呢，他又实在是纠结得不行。那鬼使看到的犹豫温吞，一点不错。焦虑挣扎和迷茫中，一个大男人，眼泪不争气的就流下了面颊。因为，玄奘，纠结呀，就好像陷入了泥潭一样，往哪儿使劲儿都挣扎不脱，多么的绝望。如果是妖怪刀架在脖子上，贴在脸上，他或许还会坚强起来。这时候，贴在他脸上的不是刀，是那美貌温柔女子的蜜合绫汗巾儿、便与他揩泪呢。这群妖怪，是西行路上，罕见的唯一和善对待他的一拨妖怪，而且也是唯一没跟他徒弟们打架的一拨妖怪，也



是唯一一拨用最和善的方式、很正儿八经的有教养的人类的方 式，来对待他的。不过呢，也是唯一一把玄奘给说迷糊给心悦诚服的跪了的妖怪，它们话语对玄奘的杀伤力，也是顶级的。

在善、不善的认识和分辨上，他的迷糊，让他挣扎、让他内心不清醒、让他不能真正的坚定起来。

要不是中途，那松树和诗中突然意外的莫名其妙的掉了链子、道出了不懂修炼的实话，说不定玄奘就会继续跟它们玩下去，加入它们一伙了呢。

您说说，唐圣僧到底怎样认识，才是合格的呢？

就这样拉拉扯扯的，天就不知不觉亮了。天亮了，木头们也不提送唐僧走的事儿了。忽然就传来孙悟空他们喊叫的声音了。因为影影绰绰的孙悟空

他们听到了好像是唐僧在嚷嚷的声音。然后一直挣不脱的唐长老就莫名其妙的挣出门来了。然后，原来一群人就一晃都没了。

妖怪怕孙悟空他们吗？要是怕的话，也不会发生在孙悟空眼皮底下抢人的事情了。孙悟空他们出现在木仙庵这里的时候，如果真的害怕，要么撒丫子跑掉，要么当即就说清楚并无恶意、并未伤害。它们没有跑掉，也没有敢面对，而是一声不吭的变回原形了。直到死，也再未言语。

还是孙悟空顶级的悟性，从它们的名号中，识破了它们的真形，记住哟，不是通过他的火眼金睛看出来的原形，是通过它们的名号。要不是因为名号，孙悟空也是识别不了的。当八戒把几棵树

木翻倒，那根下俱鲜血淋漓。树木成精，怎么会有鲜血？很可能，这树木，也是被修不成的所谓修行人给附身了，或者是树精们附了执著文采和人情世调的半吊子修行人，有男有女、有老有少。孙悟空他们来了。树精们为何躲避不见？是呀，啥时候你看见三藏对着几个徒弟吟诗作对、挥洒才情了？

(选自挪威龙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)